



831055



綱齋

論辨二

先天後天圖解

先天後天諸圖出於邵子邵子得之李挺之李得之穆伯長
 穆得之陳希夷希夷莫知所自傳先天圖第一為伏羲八卦
 次序橫圖其下為太極生一陰一陽為兩儀兩儀又各生一
 陰一陽為陰陽老少之四象四象又各生一陰一陽則三畫
 而八卦具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邵子
 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即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劉桂圃 一 肆百零伍 廣仁堂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是也第二為伏羲八
 卦方位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
 西北邵子曰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即說卦傳天地
 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是也第三為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蓋第一橫
 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此即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
 三畫即前圖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者十六四
 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三十二五畫之上又各
 生一奇一偶而為六畫者六十四則邵子所謂八分為十六
 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者是也兼三才而兩

之所謂因而重之又在其中矣第四爲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丙方外圓圖方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
在南圓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
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二者陰陽對待之數
圓於外者爲陽方於內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
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卽渾天之象邵子所謂易根於乾坤
生於姤復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者是
也此先天圖之大畧也後天圖其一爲文王八卦次序橫圖
乾父坤母列於上震巽六子列於下卽說卦傳乾天也故稱
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至故謂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劉桂圖

二

廣仁堂

肆百九拾叁

之少女者是也其二爲文王八卦方位圓圖離南坎北震東
兌西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邵子曰文王作易得天
地之用卽說卦傳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者是也此後天圖
之說也竊嘗攷之邵子之言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
萬化萬事生於心也又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於
是至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故其詩云若論先
天一事無後天方要做功夫蓋先天圖明陰陽相生出於自
然不容私意安排與納音實相應朱子云先天圖直是精微
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
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答袁機仲書云自初未有畫時

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以圖象觀之理極精微後人因其與道家相類起而排之林黃中則詆爲妄作黃黎洲則指爲老氏之學黃鯤溟則謂以黑白分奇偶失畫奇偶之本色至近世毛西河胡朏明皆爲書以專攻之殊不知易象陰陽畫卦之初無非本於自然造化之機莫能或外道家者流借易以明丹汞之運用不可因道家之假借遂訾易象之本然如魏伯陽以坎離明牝牡而要不由此遂謂坎離爲非伏羲所畫卦也况天地定位大傳顯然不得以其無方位明文遂概加以駁斥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朱廉

三

廣仁堂
肆百伍拾柒

天後天之言初非臆造不可遽謂其圖之無所本也王氏懋竝考證諸圖以爲朱子未嘗取冠本義之首此猶不失持平之論若以伏羲文王經無明證必擠諸劉牧僞圖之數而後快則亦可以不必矣學者於此不知其故闕疑焉可也

讀江慎修數學補論

江氏專崇西說所見極偏天地開闢年數遠不可知邵子元會之說雖未可信亦何至遽信西洋人謬說而謂開闢以來止六千餘年耶此類疑莫能明雖聖人有所不知而謂西洋人獨知之乎古歷家謂上元是甲子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此古人相傳之說雖莫可證然大撓作甲子歲月

日時皆以爲紀而首于以甲首支以子則此歲月日時同起

甲子之頃其爲有數之始亦可知矣故天開於子之說於理猶爲近之今江氏崇信西書

如稽古定儀聖經直解天文實用等

以詰舊說曰

以爲始於甲子歲安知不始於他年以爲始於十一月朔安知其不始於十一月望以爲始於冬至安知不始於春分以爲始於甲子夜半則時刻隨方有里差西方見早東方見晚西以爲子東以爲丑東以爲子西以爲亥徧大地當以何處爲正位而定其爲夜半冬至乎夫大地以中原爲正中陰陽之和會最得五行之全自古神聖皆生此地此外四裔皆尙荒昧何況如歐羅巴等處其時未必有人卽已有人亦不過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朱廉

四

廣仁堂
壁百陸拾柒

蠢然動息若鳥獸耳何知陰陽之事故大地自古及今皆以中夏數千里爲正位試觀天星分野獨應中國卽其明驗矣江氏之學全出於西人至右袒異說以斥羲和之舊不知江氏亦何所據而遂以西人爲可信也若謂嘗以推步之法驗知之則所用之法亦西人之法耳未能識西法之謬亦安能知是非之正如謂己術獨精則邵子之數學猶不可信而謂寄人籬下者轉更勝於邵子乎此其所以爲竹汀錢氏所譏斥而病其爲西人所用也

地圓之說不始於西人古來談天三家其一爲渾天渾天之說今之言天者莫能越其範圍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又天

如雞子大地如雞子中黃卽地圓之說所自昉管子以地圓名篇雖不言地形然而古有是說亦已可見大戴禮如使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周髀算經乃蓋天之學然其言曰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是亦地圓之明證鄒衍東方朔之倫臆說奇談不可爲典要竊意地形應天其圓固不待言而地圓之數雖若可測究不可以道里計何也人之所知者耳目所及心思所通者耳若在泰遠之區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及者故極古人之神聖據七政以測天行亦僅能以度分之而終不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趙思第

五

廣仁堂
肆百伍拾册

能指一度爲若干里步若干丈尺蓋度分第爲虛數里步丈尺則實數也今西法言在天一度當地二百五十里或又云一百里以耳目所及心思所通者言之大要近似矣而不知有不必然者何以言之北極高下一度當里差二百五十里以今度三百六十計之全地之形其圍不過九萬里而止而九萬里中人所在處爲地平面地面周迴皆以日之出入爲昏曉如地圓止有九萬里則極東地面之初昏卽極西地面之初旦併朦影分計之晝夜之相反相去不過四萬五千里今西洋人所繪地圖

大清國之浙江等處在緯線午度曠咭喇所屬之福蘭島南

美里駕等國在午線東西各百八十度與江浙相去已在四萬五千里之數以法測之中國江浙之晝在英美該處正當昏夜中國江浙之夜在英美該處正當中晝西洋人計數最細自江浙閩廣濱海開駛輪船西往該國以鐘表記之一日二十四時當有若干日漸縮而短不及二十四時或漸伸而長過乎二十四時然後在中國丑初之一點鐘易而爲英美該處未初之一點鐘中國午正之十二點鐘易而爲英美該處子正之十二點鐘一日兩小十二時無不相對而相反而自來西人從未言及於此非西人心計之疎也蓋所謂心思之所不及也然則西洋人所繪地圖必意爲位置臆爲圓球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趙恩第

六

廣仁堂
建百座拾

而欺人以耳目所不及也柰何中國之士盡棄祖法而惟西人之是信於其所言不敢指以爲非也然自吾說出吾知西洋人又將別爲一說以彌縫其闕矣蓋點莫點於西洋人也

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甚矣道之難明也孔孟而後千餘年得周程張朱諸儒僅乃發其蘊奧陽儒陰釋之學從而亂之而滯於文字訓詁者遂疑其果出於一氏至詆爲詖淫邪遁謂天下被其禍而莫之能覺甚至謂程朱理欲之辨爲適成忍而殘殺之具噫抑何其言之悖謬而好爲誣也夫自陸王之學助異端而樹之幟至近世汪大紳彭允初之倫而瞽亂益甚戴氏非之固無足

怪然遂遷怒於程朱而集矢焉無乃鹵莽已甚乎戴氏之言

曰六經孔子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

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

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

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

力弱氣懦口不能道辭者理屈烏乎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

制人之非理哉夫執意見以當理是未嘗求理者之病也遂

以程朱之言理爲意見是猶嫉舞文弄法之吏而遂詆先王

之法律爲不足道也理之一字始見於孔子之言而詳見於

孟子在事在心總名爲理特在事之理爲易見所謂分理所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趙思第

七

廣仁堂
肆百柒拾捌

謂條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皆是也然獨不思

天下事物何爲而有是分理有是條理乎今試以木言之自

根榦達於枝葉文理燦然此理之在物者目可觀而指可數

而當其未至於句萌甲斥之時果實之中只有仁而已矣

桃如

杏核中白初不見有理也惟其理包孕於渾淪之中故萌生

而其理著焉是未有事物之先其理已具非別有一物以爲

之理也且事物之理心能別之心之所以能別者獨非理耶

今其言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又曰知分理之

可以相別異也夫幾微之區別分理之別異理誠在於事物

至謂之察謂之知豈察知亦在事物乎有在心之理而後能

察知以別事物之理此智之端所以爲是非也仁義禮皆莫非理故其爲惻隱羞惡辭讓各隨其理以發見朱子云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非別有一物也今乃於其可觀可數者知其爲理而於其不可觀不可數者獨不信其理之包含焉尙得謂之窮理之學乎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趙思第

八

廣仁堂

肆百柒拾叁

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夫人生而靜天理具焉此所謂天之性也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是喜怒哀樂之發也好惡中其節斯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苟無節于內則知誘於外而不能反躬天理於是乎滅矣物感無窮好惡無節至於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究其終必至於大亂是不中不和之極也性靜情動情勝而至於害性猶之火生於木而火反爲木災理與欲之所以不能兩勝也故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爲多欲

害心者言之非謂欲之必不可無也周子無欲就主靜而言
非絕欲之謂也是自治也非治人之謂也孔子之傳易也亦
曰窒欲也不聞其爲生人之害也原憲言欲不行焉孔子曰
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欲雖不行尙不足爲仁然則非必有
欲而始不爲生人之害也獨言無欲爲天下禍乎且程朱之
言理何嘗別如有物乎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
與義若是其辨也而戴氏則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
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夫理義
爲人心之所同然爲有是理義於人心故見爲同然非待人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傳 全

九

廣仁堂
肆百柒拾叁

心同然之而始成爲理義今乃求其至於同然者而始謂之
理謂之義是以理義爲在外也彼專就可見者言理指爲在
外猶可也乃至於義而亦外視之與告子之義外何異乎程
朱初泛濫於釋老見其說之無當也反而求諸六經孔孟而
後得之然後於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知之確而見之明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
以事天也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心
養性爲事天孔子以理屬之性命以人道統諸仁義貫而言

之皆不更端戴氏不能通其說故於其言絕不之及第以理
義之悅心得與聲色臭味比而言者以爲說夫後聖賢之所
發明皆前聖之所未言也執其著於文字者以爲據不知因
文字而反求諸身心非獨程朱之言孔孟所未言也卽孔孟
之言性言命言仁言義堯舜亦何嘗言之而子思以爲仲尼
祖述堯舜今第以孔子之言合諸二典亦多有不相似者得
不謂之祖述乎不能心通其故而強爲之說彼所謂惟聖人
然後無蔽者豈不信然歟血氣心知之性言性著於血氣心
知非卽以血氣心知爲性也今其言曰血氣心知性之實體
也又曰有血氣則有心知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傳全

十

廣仁堂
肆百未拾五

必然是之謂理義又曰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莫
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心知有思軌通能不惑於
所行也以血氣心知爲性以血氣爲心知所自出以心知爲
理義亦思血氣之屬人物所同禽獸之血氣未嘗無心知如
戴氏之言禽獸之血氣心知將亦得謂之理義胡爲而禽獸
終不得與人同乎其言又曰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
而趨利避害雖明暗不同不出於懷生畏死者同也若是所
謂心知者不出乎懷生畏死則所謂性者亦不出乎懷生畏
死而已以懷生畏死爲性而因以趨利避害爲理義視甘食
悅色之爲性復何以異等人道於禽獸幾何不胥天下爲攘

奪爭鬪之天下也程朱以仁義禮智爲性本於孟子實本於
文言蓋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其在於氣則爲
水火木金土易不言土者土在天爲誠在人爲信實貫乎四
時而爲德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明乎陰陽之兩儀雖不離太極而未可以太極卽爲陰陽也
戴氏言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易而言而以太極爲氣化之
陰陽信如是言陰陽在氣化爲太極在作易爲兩儀然則作
易而始有易之名在氣化不得名爲易孔子不當言易有太
極而當別舉一氣化之名以屬太極也今旣以太極屬之易
則是太極與兩儀同爲作易之言可知大傳曰天地設位而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王士林

十一

廣仁堂
肆百柒拾肆

易行乎其中又曰易簡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有氣化之
易而後有簡冊之易作易之易卽氣化之易不得獨以太極
屬之氣化而以儀象屬之作易也彼不知太極爲何狀而卽
以陰陽當之又何怪其不知太極之本無極哉且程朱之理
爲太極卽指其形而上者非指其能運用者而言也而戴氏
一則曰程朱改釋老之指神識者以指理程朱之言理未嘗
遺氣蓋形上形下道不離器也而戴氏一則曰程朱以釋老
之眞宰眞空指爲理是猶用法之吏以例之疑似者爲比附
一何鍛鍊周內之工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天命之謂性非物物而爲之限也性之在人物雖萬有

不齊而其本則一孟子言天之生物也侵之一本故曰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性歟此卽告子生之謂性而破之耳生之不得相通也微獨犬牛卽人與人亦有愚智之不同矣惟其本無不同故雖虎狼知有父子蜂蟻知有君臣鳥知反哺雉鳩知有別莫不有發露之端特形氣偏塞不如人之得其全可以擴而充耳故理氣兼言而性始備非如佛氏之以蠢動含靈爲性也其他言道言才言仁義禮智言誠言權莫不別爲之說以與程朱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朱廉

十二

廣仁堂

肆百叁拾柒

爲難失易簡之理紛紜轉葛未可以言辭而曉蓋自

國初以來若萬氏斯同毛氏大可諸人下逮乾嘉以降不下數十百人以攻培程朱爲博洽以鉅釘訓詁爲精通眞能爲程朱之學者絕響久矣然而世道日衰天下之亂馴至斯極夷狄侵陵邪說橫作充塞仁義天理微而人欲張人道之淪爲禽獸者殆哉岌岌乎百數十年來儒術之效畧可觀矣竊願承學之士去門戶之見虛心而察治亂之所由因以有用之學體諸躬而見諸行事天下之變庶其有瘳是誠斯道之厚幸也歟

丙志正外體直持躬矢審固皆比於禮樂之事如是然後能
中鵠若但以比於禮樂爲重而不必以中爲能則禮樂之事
多矣何必射卽射亦何必斤斤於奇純之祿哉主皮究當以
貫革解爲是不必以下爲力字爲力役

直斥人之事君爲諂佞淺率無味詳玩語氣失之遠矣若孟
子所謂容悅是泛論人品亦非直指時人與此全別

比之爲從見於彖傳何云古無從訓

莊公二十四年經夫人姜氏至大夫宗婦贄用幣疏云禮小
君至大夫執贄以見非朱子臆說也朱子以禮經無明文亦
嘗疑之然使本無其禮南子何爲請見耶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董福泰

十三

廣仁堂
肆百貳拾伍

空乏其身見於孟子簞瓢陋巷正顏子空乏之實證下文貨
殖對言尤顯永嘉蔡氏說非是當從朱註不必牽扯宋儒申
駁

克己復禮爲仁當合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我欲仁斯仁至
矣兩章參看之蓋旣仁指心言則克己復禮皆當就有關於
心者求之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者己之私也勿之卽克
己也去其非禮卽復禮也若以克己之己爲人己之己克字
殊費解今云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以舉訓克以聽命訓復尤
不可通且聽命於禮則禮別爲身外之一物視禮爲不切於
心不知其所謂仁者果何狀也至以視聽言動爲己而以勿

之爲克己則將凡視聽言動皆勿之始合克己之解今仍必辨其爲非禮而始勿視聽言動則己之不屬視聽言動而屬非禮明矣非禮卽己私又何容強爲避就哉戴東原說亦以己爲對天下言又添出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爲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謂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於天下云云克字究不知作何解意見之偏德性之駭不以爲己是己之外又添出言語恐聖人說話不若是之支離晦澀也不求理之通而必求證據於文字已字得矣而克字終不可明欲求勝於朱子而聖人之經義反晦又安用是紛紛立說爲哉性質之過剛過柔知識之昏塞卽戴氏意見少偏德性未純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董福泰

十四

廣仁堂
肆百陸拾伍

之意均足爲害非私欲之所得而盡其說當矣然克己復禮夫子獨與顏子言之則知識之昏意見之偏暨德性之過剛過柔恐非顏子之所慮矣顏子功夫已在博文約禮之後較諸孔子具體而微大段已無所失故夫子以私之動於不及覺者告之聖人因材施教言各有當程子教人合言仁處觀之斯能有得安可滯於文字求之耶

天理字見樂記此云學記謀樂記以天理與人欲對言是言理之出於天者與大傳順性命之理窮理盡性之理同與前聖之言天道微異禮卽天理之著爲節文非是兩件在事爲禮行乎禮之中者卽理實則一以貫之不達乎此未可以言

學成學記日記問之學不可以爲人師正以其執而不化也
理學二字後人所加程朱諸賢何嘗以理學道學自名哉
古之爲學將所以治民故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實一理也知及之仁守之朱子指理而言猶言治民之理勝
於古注若以之字爲指民而言則所謂得之失之亦將以爲
得民失民也恐聖人言語不如是淺陋得民而治雖古亦有
是言然如孔子之聖終不得久於在位民之得失安足言也
惟以理而言則無論未仕已仕皆在此理知及之是得此理
仁不能守便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迨其臨民而或無齋莊
中正之道則無以作民之敬而子之效不著至知及仁守而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朱廉

十五

廣仁堂
肆百貳拾玖

復泄之以莊則民敬而效著矣而或不能以禮鼓舞作興之
治效未純卽學之未盡善也學古入官之士安可以得理自
足而不求進於純全乎

讀莊氏存與回書說

命不足道語出於尹氏彼以用舍在人行藏隨遇而言此由
於命不足道也不足道者指用舍而言非藐命爲不足也子
貢貨殖夫子指爲不受命尹氏之言正謂孔顏能受命也今
截去上下文而單執命不足道一語以爲罪言刻深之吏文
致人罪往往如此

在物在事在心皆理也理出於天故又言天理以理爲天之

所出故言天卽理以明逆理之爲逆天也天尊地卑地且不得與天同尊又孰得而與之爲對故言其尊無對以破媚寵之說因申之曰非與寵之可比言各有當今乃併截言之以申駁斥必舉程朱之言理者盡掃除之然終無如程朱之書具在循其言而求之其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者非攻措忿嫉之所得而夷滅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有周子之言有張子之言有二程之言有程門弟子之言有朱子之言有陸氏之言有王氏之言有純有駁有是有非今乃併而合之通指爲宋儒之言而高談雄辯肆其駁斥眞所謂一網打盡者讀者第見其浩博無涯汪洋恣肆固一見而震服不敢復疑其非矣而豈知程朱諸賢之德行道義政事文章固揭諸日月懸諸天地不可磨滅而其所言之理實天地間自然昭著流行雖有時而晦而終無時滅絕也

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今乃不顧文理之上下所通而橫截命不足道一語加羣賢以不知天命而不畏之小人之名且謂程朱之發明孔孟爲一大亂試以其言質諸天下後世其將同以爲然乎否乎試以其言與程朱之言並舉而質之天下學者又將同以程朱爲不然乎不意道學之爲世詬病閱數百年而猶未已也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龐球

十六

廣仁堂
肆百伍拾

開天以後道理前聖引其端後聖申其緒天地之道精深博

大非一端之所能盡也亦非數言所能明也故伏羲畫卦矣
第以象夫陰陽而未有文字也文王有文字矣所以明陰陽
之理而不言陰陽以觀卦者皆知單圻爲陰陽不待言也孔
子引而申之而陰陽之變化不測始推闡之以極於錯綜參
伍深幾神變而天下之理庶幾其無遺矣乃自秦漢以下復
晦蝕於讖緯術數百家之言周程張朱諸儒出從而表章之
而易道乃復明既不雜以術數之卑言亦不參以虛无之眇
論有宗有元可體可用其書具在非一人一家之私言也今
以其言爲孔子之所未言輒敢放言以肆其攻掎則試思孔
子之言固文王所未言文王所言亦伏羲所未言而獨不敢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龐球

十七

廣仁堂
肆百陸拾玖

據前以斥後則信乎震於聖人之名而不敢攻非真能知聖
人之道而默會之也河右輩數人吠影於前起而吠聲者遂
相繼不絕淆亂是非貽誤學者是安可弗辨哉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孔子固
敢訟言之而獨未之聞耶孔子之贊乾卦曰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乃統天何不執而訊之曰以无形之元而統有形之天
是繆且悖於文王之言而不可復爲之諱矣乎形上形下未
易理會躡等求之不解者多矣因不解而妄加駮斥多見其
不知量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兩言性道精
微久將自得之不必強爲之辭以難程朱徒爲知道者之所

笑而卒無解於誣民惑世之罪也

理卽行乎氣之中者是也非可別而爲二也歿壽之命繫於氣數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是氣數之中有義理存焉非真有兩命也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氣質勝而性之理不顯不得不兼氣質言之亦非有兩性也不達乎此而妄測爲義理之理氣數氣質之理肆意詆誣一何其膽大心粗至此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之言也子思胡爲而言之孟子胡爲而言之子思孟子之所言無乃非夫子之所言乎由不信程朱之心而上推之雖謂思孟之言爲妄可也不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董福泰

十八

廣仁堂
肆百貳拾貳

特此也六藝之科詩書禮樂皆實事無不能解者卽文王之易建侯行師涉川攸往取女假廟無不就人事言無涉高遠空虛不可解者忽而幽明死生通變不測動靜翁闢擬議變化无方无體无思无爲寂感幾神連篇累牘皆與文王之言絕不相類是耶非耶作者都已得其解耶孔子所言皆六藝中之所有耶第就簡冊求之耶嗚呼是直不知而作耳以躬行君子爲指周公以若聖與仁爲指文王有據之言乎抑出於臆度乎

牽合比傳以申其說文章家之翻案法以之探討經義求聖人當下語意愼矣然而盈卷皆是也何所用其辨正哉

文王之樂以下五六百言語無倫序橫軼四出求諸經傳及文章之家皆無是文理也雜諸子之語於經論之中不孔不孟不老不莊說經中之蝨賊也彼深惡宋儒之言理必如是而理乃破除淨盡也吁嗟乎

克訓爲能是矣又加成字於上謂克己爲成己之能然則聖人當云己克復禮乃獨云克己復禮而克又無成字之訓是知其說之支離不可通也

讀李氏堞傳注問

據語類學之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又言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董福泰

十九

廣仁堂

肆百壹拾卷

效周公蓋全部論語皆是言學若必以學文言學則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仁將得謂非學乎集註雖不明言所學下文引程子時復思繹是指知處言引謝氏坐如尸立如齋是指行處言推本天性歸諸明善復初以實學之事而後異學之紛歧俗學之迂滯舉不得與之混淆矣若夫學文學禮學易皆專指一事而言此處總言學字豈得偏著言之又何積誤之有乎

學本以應人知是俗學之失非聖學也聖門之學雖無不欲人知之心然其本在成己以成物非以應人知爲本也人不見知易於生愠而獨能不愠蓋惟以知不知在人方始能之

而字孰云非轉文耶

孝弟是從仁義中生出爲性中有仁義故能親愛敬長不待於學仁之事不止孝弟而行仁自孝弟始故謂是爲仁之本程子詳推其原何有禍孝弟之理不能解此乃謂程子爲詘其詞一似說此以欺誑人者此真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反以攻撻先賢豈不謬哉

理見於事性出於心命出於天三語頗明然試思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分作三語爲三項乎抑貫通爲一語乎理自是理性自是性胡爲窮之盡之便接以至於命之語此中消息未能透徹非特不可遽駁斥程朱亦并不可輕言性毋自欺室文集卷三王玉林
二十
廣仁堂
理也讀書自讀書道理自道理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妄欲著書立說實亂道也

事至物來而後應事物未至之時自然是靜程子恐靜字之流爲空寂也乃拈出敬字敬則有主非空空然靜也半日靜坐是朱子早年未定之時後乃專於主敬若必以有事方謂敬則當事物未至之時除卻讀書便胡思亂索或昏昧縱惰乎尙復成何學問乎修己以敬敬字原貫動靜言之非是無事時己便不用修也聖門喫緊功夫不同異學止在此處程子以主一示人持敬之方安可妄駁

無爲乃老莊宗旨是也然孔子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

言易无思也无爲也孔子之言又一無爲耶抑孔子涉於老莊之說耶請爲顏氏學者試詳參之

讀儀宋堂集書九鐵卿讀宋史後

論語一書開宗明義卽言學而其詔曾子也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學中庸傳於戴記言道言學不一而足皆出於孔門謂孔子無所謂道學之說其信然歟特宋史以道學標目誠爲未當而實則自古及今皆道學中人也何以明之孔子之言達道也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卽不道有出於五者之外乎進而言之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苟求道其能舍學而言行乎格致誠正大學之條目所以學爲君臣父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王玉林

二十一

廣仁堂
肆百伍拾陸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本也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也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而所以行之者一

一卽本章之所謂誠大學言格致誠正中庸言明善誠身其

旨一也如使學庸之言爲名甚美而不適於用則正心誠意

之說其得罪於後世者孔子之徒先當任之矣春秋之世不

能用孔子而周不振炎宋之世不能用程朱而宋不振其所

以不能用孔子與程朱者上無修德行道之君也故人主能

任賢則雖王珪魏徵韓范富歐陽之倫而可以致貞觀元祐

之治不能任賢則雖有孔子之聖而無救於東周之亡今日

宋之不振皆道學之人成之是以國家之衰敗歸罪於不見

信用之人而彼蔡京童貫秦檜賈似道之流其所爲說皆時君之所樂聞而不以爲迂闊者反得後世論史者之所推許欲不謂之是非顛倒可乎且獨不曰東周之不振皆孔子之徒成之者何也亦見其說之不通矣夫孔子論爲政之要孰有詳於告魯哀公者乎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繼之以五達道三達德而復詳之以九經與大學之始於格致誠正修爲明明德之事終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新民之事者理固同條而共貫不但此也堯之治化至於黎民於變時雍而必本於克明峻德舜之治績至於成天平地而必本於元德升聞禹則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湯則曰咸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王玉林

二十三

廣仁堂

肆百柒拾伍

有一德以有九有之師推之文王三分有二而由於敬止武王大定四海而由於執競莫不與大學之言合若符節朱子本大學之正心誠意以修于其身而告於其君是正以孔子之學堯舜禹湯文武者爲學而欲致其君爲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而猶汲汲於富國強兵之說者乎世有堯舜禹湯文武以爲之君而猶患乎國之不富兵之不強者乎漢唐以後之治曾何足慕顧乃以爲幾於古之聖王何其言之夸與漢唐宋盛時惟爲之臣者未嘗有以正心誠意之說進故其爲治不過小補驩虞而無以復三代之盛然且內欲外仁之諫表端影直之言書陳金鑑箴進丹

展名臣獻說莫不推本於宮廷黼座人主之一身雖不言正
心誠意而正心誠意之道已該乎其中史冊斑斑可考未有
以爲非者也卽朱子入告孝宗諸封事反覆開陳曲盡情事
言既眞實理極貫通亦莫非發其與民同好惡之意而將使
之一一見諸施行非眞如道聽塗說者之所云一切不問胥
一國爲木偶之人也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所以
致治之本也棄道從欲昏庸之主所以致亂之由也丹書之
言敬義勝則吉而從忿欲勝則滅而凶以正心誠意爲不可
言而乃援孟子好貨好色之對以爲善引其君以當道吾恐
無孟子精義之學而妄欲效其所爲其不至逢惡導淫而反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二

王玉林

二十三

廣仁堂
肆百伍拾

助其邪心者鮮矣安望其能致治也惡言道學而曰文章經
濟足以佐君抑知文章經濟不本於道德則所謂文章者爲
無用之虛車所謂經濟者亦功利之淺術而已耳故吾謂道
學之目可以不立而千古治天下者必本於道學小用之則
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苟失其道則亂亦因之世有知言之君
子其不以吾言爲河漢也必矣

書儀宋堂集理氣論後

理有善而無惡者也氣則視理之存亡以爲善惡者也氣循
乎理則氣治而氣亦善矣氣逆乎理則氣亂而氣亦惡矣惟
理未嘗息故雖極亂之世而孝友信義之行不絕於其間惟

理失而至於大亂故雖有積善之家而不免於亂賊之禍水之足以勝火理也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吳子理屈於氣之說也孟子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是故言理於晚近之世亦惟明其是非而已矣禍福非所論也龍比之是身雖死而理伸文陸之是國雖亡而理直此義明而人不得以理爲可屈誠使天下之人皆循乎理是非明而利害之私不以介其中世雖亂亦可馴致乎大治此古之大儒所以誦誦於義理之辨而不敢苟焉有毫釐之差者誠以維人道於不敝也夫如是故能極於贊化育參天地而氣數運會之說終莫能勝斯理之常存異端之說反乎是毋自欺室文集

卷二

王玉林

三十四

廣仁堂
肆百肆拾壹

至近世袁氏之學盛執福利之私以行其所謂善復執其區區之私善以責償於天不應則反疑理之不敵氣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至於理定之天氣定之天其說尤謬古人言天但聞已定未定而已安有所謂氣定之天反得而勝理定之天哉

讀陳實甫毛詩疏

陳實甫徵君毛詩疏墨守毛傳雖鄭箋有異毛義皆不之從然毛傳實多有未安處如君子陽陽傳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按本詩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簧翾爲樂

舞器其事其詞皆爲喜樂與全身遠害而已意不相應此可疑也免爰傳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按免狡物所以喻小人雉文明而介以喻君子今免舒緩自得而雉乃離於网羅喻小人得志而君子反遭縲繼之凶是政刑之失與諸侯構怨王師傷敗微不相似亦可疑也大車之詩舉車服之嚴以自言其不敢犯詞甚簡直謂之陳古以刺今亦不相似王中有麻詩以留爲氏子嗟子國爲字彼留之子何以亦言子而不得以之子爲人名凡此之類尙須攷證

毛詩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傳云愠怒也陳疏謂怒爲怨

毋自欺室文集

卷三

王玉林

二五

廣仁堂
肆百叁拾貳

字之誤引文選注以證之按本詩通首皆言憂意故言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靚閔旣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寐有標所以憂者爲己守正見怒于羣小靚構古通羣小見怒故構病于己者旣多而已受侮不少寤寐有標亦憂所致若云怨羣小聚而非議賢者則是一念方憂一念又怨無此情矣孟子趙注非是思元賦因趙注而誤毛不誤也

終風章序謂莊姜傷已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夫州吁嬖妾之子暴疾之狀莊姜雖以爲悼而姜爲嫡母何至欲往州吁之所次章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故知集注之指莊公言爲審矣

谷風傳疏陳引高誘呂覽注槩機以釋畿字亦引呂覽原文說見龍城筆記不知呂覽本生篇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此言養生者不宜過逸出車入輦之先見者也高誘不得其解誤以招蹙之機爲槩機陳氏引槩機以釋畿連引呂覽原文無謂也

谷風不我能畜陳氏據說文改爲能不我愾證以旣不我嘉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然以下文反以我爲讐玩味之則不我能畜語意爲長蓋猶云不能我畜焉耳至昔育恐育鞠傳云育長也自是生長長養之意言昔日養育之而恐養育之窮毋自欺室文集卷三
博學海
二十六
廣仁堂
肆百叁拾伍

故及爾同乎顛覆之事今則旣生旣育矣而反比于毒怨之深矣陳氏讀長爲長短之長而謂旣育之育訓同義異失之
靜女章愛而不見陳氏以愛而爲語引左傳踰隱而避之謂愛而卽隱而愚按愛有隱蔽之訓以愛爲隱猶可通至截愛而爲語殊不可解左傳踰隱而避之言踰越隱處而避之耳亦豈得以隱而爲成語竊意心乎愛矣同一愛也以釋靜女之詩謂心雖愛而不得見亦何不可

說憚女美陳氏以爲作說釋頊弁庶幾說憚說並同謂爾雅作悅憚爲誤予意詩之言說爲歡悅者如我心則說之類其

解較優若以說釋連文殊不可解

陳疏多可疑處惟柏舟引史記言衛太子共伯餘立其弟和襲攻之于墓上共伯入螳侯羨自殺而立和爲衛侯以爲與序乖戾甚善按和爲武公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之詩以自儆淇澳之詩稱爲有匪君子切磋琢磨大學言其道學自脩而又以盛德至善歸之抑詩之詞亦皆粹然儒者之言安有好學如武公而攻殺其兄以自立者乎太史公採雜說而爲之記固有未可據信者矣

女曰雞鳴第二章傳云君子無故不撤琴瑟賓主和樂莫不安好陳氏引正義以爲加肴飲酒所以燕賓客故下傳云賓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二

傳學海

二十七

廣仁堂
肆百伍拾

主和樂無不安好子君子謂主人言與子者賓與主人也陳氏又云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以釋經莫不靜好句賓主和樂蒙燕飲而言之也又引白虎通義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謂是鄭風琴瑟在御之傳愚按琴瑟就賓主言者惟鹿鳴鼓瑟鼓琴而已關雎琴瑟友之常棣如鼓瑟琴皆以喻夫婦本詩首章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明是夫婦之詞弋言加之蒙首章甚明傳乃云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以釋次章是毛公之不可從顯矣况靜好之義惟閨房爲合以屬賓客亦不相似詩中子字皆是女謂士之稱與子偕老是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乃以爲賓與主人不亦偵歟

有女同車小序謂刺忽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
于被逐疏謂追刺之詞並引正義以爲齊女非文姜傳言親
迎同車疏引士婚禮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
亦如之以爲親迎同車之證愚按詩言有者多係實有之詞
如有女如雲有車粼粼有馬白顛有客有客均指目前言之
若鄭人追刺忽之辭婚以致失援於齊而竟實其詞爲有女
親迎同車云云揣其語氣殊不相類况齊侯欲以文姜妻太
子忽而忽辭之其後文姜卒以醜行亂魯齊女之賢否亦烏
足置議忽之辭婚正堪嘉予徒以後之見逐而追咎其辭婚
失援已爲薄俗之見胡爲目昭公爲狡童詩人忠厚之旨不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二 王玉林
應如是也狡童序以爲刺忽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不
與我食傳以爲不與賢臣共食祿如此則當爲惜忽之詞而
詩皆不然故知序之可疑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按
禮記月令養壯狡呂覽狡作狡高誘註云壯狡多力之士擗
兮序謂忽君弱臣彊然則旣以忽爲弱矣傳無緣復以壯狡
多力目之乃迂其詞云昭公有壯狡之志合詩詞與序傳前
後觀之齟齬多矣朱子就詩詞體味決然斷爲淫奔之詩而
不從序傳所見良是

丰序以爲夫倡而婦不隨陳氏疏謂夫親迎而女不至按傳
疏以士婚禮壻御輪先歸俟於門外爲俟我乎堂巷之證然

女既不至矣胡爲後有悔予不送悔予不將之詞就本詩味之殊不可通東門之墮序以爲男女有不以禮義而相奔者按本詩首章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言豈不爾思予不我卽此皆思其人而不得見之詞不可以相奔釋之青青子衿之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以爲不可一日而無禮樂陳氏疏以不見爲不見禮樂愚按首章縱我不往子衿不嗣音次章縱我不往子衿不來則末章所一日不見者正我不見子之云也乃以爲不見禮樂抑何其詞之迂曲而難明也城闕正謂城缺必離城闕而二之謂闕爲懸書之魏闕本詩亦爲不詞矣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二

王玉林

二十九

廣仁堂
叁百零肆

瑣兮尾兮陳疏謂婉孌爲疊韵瑣尾爲雙聲予按同母爲雙聲如參差玄黃高岡厭浥之類皆是瑣字音從心尾字音從微兩字音不相入胡爲以雙聲釋之豈別有古音同出乎

序跋

忠鑑序

昔馬季長作忠經議者非之謂孝經所言亦莫非教忠之道也一則曰孝中於事君再則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而事君一章則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夫子之教忠備矣何俟忠經乎季長生當漢季身黨權奸募倣聖經言行不顧使人得而訾議之宜也若夫述前人之忠蓋以爲世勸而又講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王慶有

一

廣仁堂

肆百零壹章

明切究爲他日致身地則其書又豈可少哉此陶子松存所以有忠鑑之輯也夫人臣以身事君豈必捐軀致命始爲忠耶亦在各修職業能外不欺其君內不欺其心而已竊嘗論之國家治亂興衰之故係乎君德之隆汙而實係乎臣職之盡與不盡何則凡爲人臣皆佐其君以治天下者也大而公孤卿貳小而府史胥徒內而左右待從外而州牧伯長或司獻替或主諷議或參黜陟之任或專撫馭之權孰匡其君孰理其民孰察其官孰治其事孰興利而除害孰安內而攘外莫不各有當盡之職焉各盡其職而近乎君者務致其君爲堯舜之君親乎民者務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夫如是君德清

明民情淳樸雖萬世治平可也自臣職有不盡者天下事乃有廢而不舉之患而一二大臣又不能竭心畢智以彌縫其闕於是法紀隳焉弊政叢焉而亂兆以成迨亂兆既成而猶懷利以事其君於天下事輒談之曰氣數夫亦不忠之甚者也夫忠臣之謀國雖至敗壞已極猶將不惜身命以匡救之况其在可爲之日有不極誠盡力以圖報稱者乎觀於古來忠盡之臣處常處變事昏事明雖安危成敗不同而精白乃心死生不二以期無負其職則歸於一史策相望可考而知也陶子斯輯上起燧人下迄明代凡有合於臣道之正者悉取入焉卽下至山林高隱巾幗雄材亦經蒐採其意微其用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王慶有

二

廣仁堂
肆百肆拾陸

心亦云勤矣昔唐太宗言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使爲人臣者以此爲鑑於以去其自私自便之心而各盡其職天下事其庶幾有瘳也夫

人子須知序

古之言醫而專爲人子立說者陳直則有養老奉親書鄒鉉則有壽親養老新書張從正則有儒門事親書直書專論頤養之法鄒鉉續撰於起居服食獨詳議者頗譏其冗蔓惟子和之書醫門寶貴然以汗吐下三法立論而不可以治內傷固亦未爲盡善也夫醫道之難言也不明乎五運六氣之異時五方燥溼之異宜五臟六腑十二經絡之異治其施治也

必多錯迕而不得其緊要而諺又有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證多之說則以固執方書滯而不化將強病就方其弊也卒與不學者等竊嘗箬論以爲讀書十年養氣十年而後可以出而治天下之病蓋非讀書無以知運氣燥溼藏府經絡之殊與夫方藥證治之變化而非養氣無以消息乎四診而使病者之脈色情實了然於心目之間嘗觀列代名家自長沙太守號爲醫聖其後轉相發明若活人之論辛熱祇和之論溫中河間之於涼解東垣之於補脾丹溪之於養陰景岳之於溫補嘉言之於秋燥鞠通之於溫疫或讀書得閒或因時制宜無不另出手眼獨杼心得而能卓然爲一方司命者恆欲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劉桂圃

三

廣仁堂 肆百肆拾壹

輯諸家之所長都爲一編以效集成之意顧塵事碌碌未之暇及也秋帆江先生爲葵邑通儒於讀書養親之暇合輯素靈以下諸家之法成人子須知一書做蔣氏說約汪氏歌括之例以方藥作爲韻語附以女科兒科舉要使初學之士便於誦習簡要不煩而治法略備其用心亦云勤矣學醫者卽以是求之而得一隅三反之理以之事親也可卽推之而使人人得事其親也亦可江子錫類之功夫豈淺眇也哉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 代

國朝崇尚理學自

聖祖仁皇帝表章朱子升諸十哲之列學者炳然知所宗守

然多爲帖括之所汨沒求其恪守窮理居敬之訓循湖周張二程以上窺孔孟之精微體諸身而達諸用者亦落落未易多覩而有志反躬不沈溺於科舉之學者又大都不脫金谿姚江之餘習如二曲潛室習齋之倫又皆專己自信出入於朱子而不自知其偏降自雍乾家自爲說益復離叛朱子穿鑿支離破碎大道一、二有氣力者倡之於上下之學者靡然從風言程朱者幾爲舉世之所詬病時則有雙池汪先生挺生朱子之鄉與慎修江氏同邑同時稱二儒焉然江氏自近思錄集注而外其他經說不合朱子者多矣其徒戴東原氏至爲原善原象孟子字義疏證等書誦言以攻朱子則江氏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劉桂圃

四

廣仁堂

肆百叁拾肆

守之不慤傳之不純尙不得爲無過也若汪先生生而困苦艱難自奮於學研窮經傳博考儒先之說旁及山經地志象緯術數樂律兵制參同醫藥諸書而一以朱子之言爲之主是以其學問詳博而無泛雜之虞其義理精深而無空疎之失信乎學朱子之學心朱子之心足與當湖陸子楊園張子並峙爲

昭代醇儒也顧當湖嘗出所學爲政於時雖不得大行其道而見知

當正時卽已從祀孔庭楊園以勝代遺民布衣終老近歲亦已從祀兩廡且陸子全書江浙之間刊布已盛楊園遺

書范祝諸家早爲板行近歲山左有刻江蘇書局復爲蒐輯
全書編纂開雕海內承學之士聞風景慕知其道者漸衆獨
汪先生雖已祔祀鄉賢綴名

國史而遺書流傳未廣僅其鄉人相與鈔藏傳守其道猶鬱
而未光蓋自先生高第弟子余君元遴抱遺書獻諸寄河朱
學士僅獲有聞於時而同邑私淑之士李君承超考訂保藏
獨爲完備今其孫振英攜書毘陵用聚珍板刷印易經詮義
易經如話孝經章句或問禮記章句或問各數百部於先生
所著書僅十之一二諸生某某持以請序於予予校士之暇
披覽其書先生之於易一仍朱子本義之舊博採諸家之說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劉桂圃 五 廣仁堂
肆百貳拾捌
以附於後而辨析其義之有未安先生之於禮因雲莊舊注
蒐輯紹聞更參己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至於孝經亦因朱
子刊誤之本詳其訓詁而究其旨歸蓋莫不擇之精而語之
詳皆有以抉其義蘊而折衷於至是予雖弗獲盡讀先生之
書而其扶世翊教之心探本窮源之學湘鄉曾侯稱爲朱子
後一人非虛語也方今世運隆平其必有以先生之德行學
問上聞於

朝繼當湖楊園而俎豆於膠庠者予因不辭譎陋而爲之序
送湘鄉曾侯相移督畿輔序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一旦寇難發自桂管蔓延半天下東南

億萬生靈墜於塗炭我湘鄉宮太保侯中堂曾公以儒臣奉
天子命督師征討熊羆之士奔走指麾曾不數年亂以戡定
公復從容坐鎮休養生息出吾民於水火煦嫗而覆育之幅
員數千里涵濡我公之德澤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藎軒鼓舞
而慶公之再造我也驟聞我公移節畿輔之

命顧視愕眙如嬰兒之失慈父母相與奔趨呼籲而效潁川
之借寇君旣而不獲果留也相率爲詩歌以銘公德而道其
行竊維我公內聖外王之學經文緯武之才旋乾轉坤事至
立應古之社稷臣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我
公蓋優爲之今天下寇盜初平隱憂潛伏裔夷殊俗附社憑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劉桂圖 六 廣仁堂 肆百伍拾卷
城天下之人延頸跂踵而屬望於公者豈特江漢之民封圻
之衆哉稽古史冊偉人在朝則遠夷憚服元臣定國折衝在
樽俎之間故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仰視遷延卻退寇公同
平章事定澶州之策契丹爲之乞盟自古大臣以一身繫天
下安危惟其在內也故海內蒙庥蒼生禔福公之自江淮而
畿輔也乃其所以自封疆而殿陛者也凡邦之人以公去爲
吾民戚不知公入輔導

天子爲朝廷弭變而致治足以爲天下喜也韓奕之詩曰韓
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烝民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又曰衰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某不材嘗辱知於公忘其固陋敢以詩言爲公獻惟公其留意焉

苑洛志樂跋

曩讀楊忠愍公年譜見公學樂律於苑洛韓公親製律管至於感夢虞舜竊歎公之精誠爲已至也壬戌冬客容城縣廓容城爲公之故里求得苑洛志樂讀之乃知韓公之論樂全出於律呂新書其以三積祿而得黃鍾之實及六十調八十四聲之例一如西山先生攷訂之舊復取聲之正變律之全半一一攷定特加詮註并及於祭享儀象可謂詳矣夫製律一事莫難於考定中聲中聲不得則過長過短而輒與窅交毋自欺室文集卷四王慶有

廣仁堂
肆百貳拾捌

病黃鍾一均不協則十二律皆不得而準羊頭秬黍既不可得雖使考定律數無秒忽之失亦安得中聲以定其器即使得其器而製之而氣或先至氣或後至亦何由而知其秒忽之有失此公之所以必藉手於神授也予昔嘗從事於此以中聲之無由定也輒復輟去惜不得公所製器而一正之因讀此書而有觸遂識所見於其後云

跋楊忠愍公兩疏手稿後

忠愍公抗疏批鱗事傳千古忠肝義膽雖鄙夫小子皆能道之何容更贅一辭第思當日馬市之開止在近邊旋復停罷而十不可五謬之說暨先去內賊以除外賊之奏侃侃而陳

碎骨粉身有所不恤假如決夷夏之防爲世道大害事機坐失魁柄倒持較當日不啻十倍使公身處其時不知慷慨奮發當更何如讀公疏竟不禁痛哭流涕感激憤懣而不能已也

重刊鄉塾正誤跋

天下治亂本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而學術之是非原於教法之明與不明三代盛時所以正天下者皆自其童稚而教之朱子輯小學一書所以拳拳於蒙養之道爲後世人才計至深且遠

國家取士以四書五經命題歲科兩試先之以孝經小學性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王慶有

八

廣仁堂

肆百壹拾捌

理論亦欲使天下人才一皆浸淫乎聖賢之遺訓體諸朝而措諸事收化民成俗之功非徒然也世俗不明相率爲速化之術自其初入塾時卽誘之以利祿習之以詞章凡朝夕之課誦師友之講求無非爲弋取科名之計幸而得之則以爲學業已成不復知何者爲學問沿習之久寢成風俗至於民生日蹙世道日非若皆由於氣數之適然而不知其來之有漸有心世道之士思救正之而卒莫能勝蓋末流之失正莫知其所底止蘄州李君觀瀾著爲此編使凡教子弟者皆知其誤而有所循以歸於正誠今日切要之書也孔子言少成若天性又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以後生小子有

用之精神而皆使之習有用之學成有用之才以副

國家作人之化其必自此書始矣是編刻於湘楚袁子敬孫自吳中購以寄津松園太守曉峯大令見之欣然集資重付剞劂屬爲一言以識其後輒忘其不文而推論之如此李君所著讀書義利圖窮理層級圖性習圖說此本所無當訪得之以附於後庶幾將來家有其書人守其教以無貧李君著錄是書與諸君子刊布之心是則世道之幸也夫

嘉定蔣氏三烈紀畧書後

庚申春夏之交吳中郡縣相繼淪陷士庶之家以死殉者不

可勝數予避地湖干就所知者錄而記之已不下三百餘人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周日新

九

廣仁堂
肆百貳拾

今茲六月至於京師同郡光祿寺卿潘君祖蔭據以入告三

百餘人皆得

贈卹如例而新陽張君緯餘以寶山俞君時亮所撰嘉定蔣

氏三烈紀畧見示覽其事蹟蓋與予所記多有類者三烈者

諸生蔣藻之妻秦氏及子元震之妻徐氏次女師左也婦殉

其姑女殉其母臨難不避慷慨捐軀可謂烈矣嗚呼三吳素

號禮義之邦又涵濡

國家之化二百餘載故一旦攫變故忠義激發毅然不顧其

身雖婦人女子視死如歸所在而有獨惜蒼黃變亂之際人

皆星散而委巷曲室中以身殉死者多不可得其姓氏其在

人見聞而得彰諸記載者無過十一於千百此則回憶叢烽
亂火之交不禁太息而流涕者也三烈事已上
聞邀

旌卹貞魂毅魄固堪告慰于地下矣又何憾乎

書三薪堂說後

同年顧瞻民將入京師示所爲三薪堂說屬爲一言以墮厥
旨其言生遭多事事在一身則當如臥薪嘗膽之臥薪事雖
未形而變端已伏則當如曲突徙薪之徙薪若事機已壞無
可彌縫亦不可任其洪裂不思補救則當如釜底抽薪之抽
薪因取其義名堂曰三薪云云予讀其言歎其用心之周密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周日新

十

廣仁堂
肆百壹拾叁

無以益也雖然瞻民以是顏其堂爲一家言之也瞻民今且
入仕於京師則瞻民豈一家之人哉天下大勢厝火已成燎
原方急有志之士誰弗沈思熟慮求補救之方而卒不得焉
者何也竊嘗思之天下事變之來與所以久而莫能定者其
亦有故矣不思其故而日謀所以救之猶障川焉東塞而西
決朝防而夕潰湯湯之勢吾見其方割而未已安在其能俾
父也今天下事變亦亟矣其釀禍也久而其受病也深此無
他故也學術之不明人心之不正遂至人材日窳而風俗日
壞迨其極也生民失所特痛苦煩冤之氣鬱而莫申而天災
人禍作矣噫其亦思天下事所賴以維持者果何人而士大

夫所藉以維持天下者果何學淺者既沈溺於功利而高者
又復老死於詞章訓詁百餘年來學術之效亦畧可觀矣故
當今之世無意於天下事則已苟有意於天下事也則其所
以爲之計者必進求乎聖賢之學而正其心焉明體而達用
然後見諸行事沛平施之而無所不可天下事所賴其在是
矣火傳薪也薪盡而火然此道之在天地未嘗息也吾之有
取於薪者如是皞民蓋引天下事爲己任者也故書此以贈
皞民其有意乎抑毋迂吾言乎

題四妹素英遺像

此亡妹素英遺像也妹生而聰慧數歲從予問字授以唐人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董福泰

十一

廣仁堂
肆百肆拾陸

詩輒能成誦稍長學爲女紅刺繡之屬觸目卽解性情婉順
能先得二人意故在諸姊妹中大人尤愛惜之居常誦釋氏

心經曰吾爲二人延壽也癸卯十月病傷寒醫不中法病日

劇二十日初昏起索更衣合掌稱佛號端坐而逝距生於戊

子十月僅十六歲余哭之以詩曰芙蓉枯死菊衰零十六年

來一夢醒苦向繡幃勤筆墨憐渠醫藥誤參苓靈心善解雙

親意慧舌能看一卷經今日從頭頻憶惜悽然寒月入疎櫺

烏乎余少無兄弟同出者姊妹四人而已幼小無猜同侍二

人膝下承顏歡笑初不知人世有可悲之事壬寅歲以海上

警大姊遠適星江離別之感悵然不能自己至此而妹竟天

歿於是知目前情事俱有不可深恃者黯然以悲彌復隱然
而懼自是以來纔十年耳其中憂愁慘痛之狀不忍致思每
展斯像蓋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毋自欺室文集卷四終

毋自欺室文集

卷四

王玉林

十二

廣仁堂

捌拾

考策議疏

蘇松水利考

蘇松田賦甲於天下以其地處膏腴多水澤而利於灌溉也然而偶值潦歲卽至田廬淹沒是得水之利而亦受其害此水利所以不可不講也蘇松於古爲揚州地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此言水利之權輿也震澤卽今太湖三江之說不一就蘇松而言則不必遠求第言太湖下流之三江可也東江婁江故迹久湮惟吳淞一江尙仍其舊則就今日而言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朱廉

一

廣仁堂
肆百零伍

亦不必泥古三江第言今日之水道可也明季以來言吳中

水利者以劉家河白茆河合吳淞江爲湖水入海之三大支

以當古之三江蓋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

滙爲巨浸由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寶帶橋吳縣之鮎魚口

大缺口胥口銅坑口分流散入澱山陽城昆承龐山獨墅九

里三泖諸湖滙蓄洩以資灌溉吳淞白茆劉河暨諸支港

分道達海必下流通暢斯引吸太湖自無壅滯之虞從前支

流淤塞吳中頗有水患自道光癸未以後疏濬不止一次然

後來水患仍未能免己酉之災更甚於癸未後雖屢次復濬

而一遇霖霖低田輒被淹浸其故何也攷明初夏尙書治水

浙西時吳淞闊一百五十丈至隆慶間海忠介公挑濬吳淞江自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江面舊三十丈增開十五丈夫自夏公之時至隆慶一百五十丈之江面止存三十丈者以劉河大開之後水道分而爲之遞減也然自海公增開江面之闊四十五丈後三十餘年而又旋塞萬厯年間蘇松道許公開濬吳淞不數年而又塞蓋下流通潮之處濁沙淤淀日積一錢之厚一歲之積三只有餘無怪乎挑濬之後不數年而復淤塞也推諸白茆劉河通潮處莫不皆然下流旣塞則疏洩不暢所以一遇霖潦便至成災亦其勢然也又嘗攷之白茆港劉家河暨七浦塘福山口爲蘇州東北洩水之巨毋自欺室文集卷五朱廉

二 廣仁堂
肆百肆拾叁

川吳淞江暨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通潮之處濁沙旣易淤淀今之黃浦腹處適當上海東偏頻歲以來淤漲數十丈浦身漸狹異域之人貪踞地利挑土填築方且未已亦爲害水道之一端竊恐將來重煩疏濬不獨吳淞白茆劉河諸港而已也必也相其奪水之地大加開濬以次施功而又修圩岸以禦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澱使蘇屬之三十六浦松屬之八滙皆得以時節宣旱潦則蘇松之民可以長享水利而無慮水潦爲害矣

清釐漕務策

江蘇大務莫過於漕而江蘇漕務之弊所宜清釐者今日之

情形不同於昔昔爲完善之地今值殘破之餘又昔行河運糧艘水次過淮抵通種種勒索爲費不貲軍力旣疲州縣受之因而小民受之此浮收折扣一切弊端皆因幫費兩字而日增日甚也自變行海運以後弁丁逼索悉數埽除而從前漕弊爲害小民者曾未少減州縣貪利而不言大吏因循而莫救民間怨氣上徹於天尋致兵禍覆城失地官民並遭荼毒幸而

聖明洞鑒念切痼瘼朝頒減賦之章夕上捷書之報曾不兩載江浙肅清感應之機捷於桴鼓今當地方收復之後正諸弊廓清之時而所亟宜釐正者厥有數端請言其大畧一經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劉桂圃

三

廣仁堂
聖百肆拾壹

界宜早正也從前各州縣有魚鱗圖冊都置邱垆瞭如指掌然如吳縣圖冊遭燬飛灑隱縮無憑察核經造從中舞弊因而有有田而無糧有產去而糧存上虧正供下累貧民最爲大害今兵火之後各州縣圖冊皆不復存前諸大害將不獨吳縣一縣爲然矣所宜履畝清丈復造魚鱗圖及田數清冊以憑核實者也一糧額宜核定也前代糧額有官則民則之不同後并而一之因田地山蕩之腴瘠定則額之高下自升斗以上迭至三斗八九升不等累次減定折算如長洲最大之額仍一斗九升有餘今荷

聖恩俯允部議蘇松太三屬準減三分之一應查明各州縣

田地原額實數按照核減庶腴田不至多減瘠田不至暗加
一漕蠹宜革除也從前徵糧先期印造由單知照糧戶漕米
聽民運倉自斛條銀聽民自封投櫃不假胥役之手經造等
役亦不過知催而已道光末年以後州縣一切委之漕書謂
之漕總於是委任經造爲害小民有截串之弊有捺攔之弊
有等加之弊有撞算之弊遂至小戶田產盡歸經造由是而
飛灑隱縮詭寄諸弊更迭出而不窮經造卽糧書亦卽地總
今但去糧書之名而經造地總依然買充前經善後局革除糧書乃近日經造
地總花費買充每畝每名需洋錢二十餘元縣官帳房閩人
漕書大小瓜分每縣約二百畝以蘇府九縣計之不下洋錢
三四萬圓其實若輩皆取之小民也漕務積蠹終於莫去應飭各州縣嗣後開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劉桂圖 四 廣仁堂 伍百零肆

徵仍令業戶自封投櫃不準胥役人等涉手革去經造地總
等役零星小戶卽令同畝大戶帶交庶幾民困可甦至如漕
總包收錢糧其害尤鉅如從前吳厚田顧桂巖等無惡不作
縣官貪省事之便遂至事權全歸漕總大小戶之所以分浮
收勒折之所以日甚皆漕總實爲之應令各州縣革去漕總
嗣後開徵不得再令漕書包收然後去大小戶之名而賦歸
均一去浮收之弊而民無豐年乏食之苦去勒折之弊而民
無穀賤銀貴之累數者旣去雖有劣衿包戶自無所用其伎
倆矣此皆今日所急宜清釐者方今民氣未復

天庾正供久虛輸納三年豁免漕賦原所以培養本原應及

此時急將自來積弊一掃而空而各屬荒田及時召墾庶使民氣漸甦賦稅不至久懸則國計民生其裨益爲不淺矣

墾荒用西洋機器議

地經兵燹田畝荒蕪誠以開墾爲第一要務而地多人少現在丁男不足以耕各屬之荒土江南沃壤坐視棄捐良可歎惜今欲以巧便之法遍墾荒田使人不加多而境無棄地於是有用西洋機器之議不知西洋奇器便於治水而難於治土有未易收其實效者按農政全書有龍尾恆升等車利於取水一具可灌數百畝至於葑除草根翻劇板土初無巧法

卽奇器圖所載代耕之法亦終費人力用之良難此外如諸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王玉林

五

廣仁堂
肆百伍拾柒

器圖說有虹吸之制亦利引水而代耕終賴人功非鄧玉函徐光啟諸人巧不足也勢不能也或曰今之治河亦用西洋法矣輪船行處土隨輪起誠倣其製易船爲車於輪端施犁以水火法激輪使行耜隨輪轉土卽翻起奚不可者抑思藝種之法利在深耕犁宜稍長起土乃深而久荒之土堅實難翻一車之中火力有限非如行舟半資水力若使犁頭長闊入土旣深力恐不能翻轉犁若短窄又慮無益從來耕種之法土旣翻轉必加耙秒使出土破散水土融和始可下種加以耨耘諸事皆賴人爲否則土礮草茂嘉穀爲之不生墾地雖多穫稻仍少且西洋奇器皆富商大賈之所利而非耕夫

田婦之所宜嘗見秦西之製每成一器輒費多資耕作農民
安能具此夫自井田制壞貧富不均貧者之力富者之財相
資爲用民得並生若使富民挾其利器無藉多工則富者益
富貧者益貧王政之平諒無取此傳有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蓋不徒貧富之所關抑亦治亂之所係也聞之江北
完善之區農病田少莫若招之使來令自占種緩其升科之
期給以耰鋤之具又凡裁撤兵勇概令歸農督以率長用屯
田法處之一年之後荒田漸次成熟推而廣之民之孳生漸
衆卽地之闢治愈多聖人爲治不外乎中庸大亂之後難期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周日新

六

廣仁堂
卷百伍拾伍

速效似無俟乎奇器之爲也

擬奏請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以迓天庥疏

奏爲陽雨失調災沴可慮敬陳內外各直省情形請

皇上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並飭下大小臣工共圖振作以迓

天庥仰祈

聖鑒事竊臣皖江下學叨列詞林會東南髮捻猖獗從事戎
行仗

國威靈以次平定蒙

兩宮

皇太后

皇上聖恩賞賜顯爵不次超擢授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臣夙夜祇懼思所以報稱凡直省吏治軍防水利鹽法各務不敢不勉竭駑駘力圖整頓竊見各直省被兵之後民間元氣凋殘經數年休養而猶未蘇復無業游民所在多有流爲盜賊嘯聚可憂如直省向有騎馬賊劫掠行旅經臣嚴飭所部剿捕擒治京城之內劫殺之案迭出江南棚民有滋事之案湖廣哥弟會匪有搶踞城邑之事無非窮民及游散兵勇失其生計挺而走險以至於此苟非使之各有生業化爲良民安能以殺戮絕其根株乎而雲貴陝甘軍務省分民生凋敝尤不可言且軍務一日不竣則各省釐捐一日不得撤每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周日新

七

廣仁堂

肆百陸拾肆

歲所需不下數百十萬無非百姓之脂膏民間食用百物翔

貴皆源於此雖曰與民休息而民力何時可紓乎其他耗蠹

民生之物日益增盛而不能禁止無業之民旣無術以使之

復業有業之民又不免暗耗其業而無以培之欲天下之不

困窮焉可得乎然猶幸歲豐屢告農民不至失業今則浙江

省之雨雹災傷至延數府京師直省始則亢旱繼且霖雨未

已農田多被淹沒當此庫儲虧竭民鮮蓋藏萬一成災畿南

億萬生靈臣未知所以爲計也夫洪範言休咎之徵皆推本

於皇極然則感召天和以消沴辰亦在修省人事而已臣不

敢遠引前古請以近事徵之臣伏見

皇上御極之初

兩宮

皇太后

皇上勵精圖治怵惕焦勞任賢去奸尊師勵學躬行節儉屏絕玩好昕夕孜孜以用人行政爲務其時大小臣工亦皆講求治術仰贊

朝廷願治之心是以民不告災東南六七省連城跨邑被賊竊踞遂能漸次削平以成中興之盛比歲以來

朝廷憂勤之意亦稍紓矣節儉之諭雖經屢降然大昏一事織造活計繁費無節一珠裘至數萬之資一綵綢至數十萬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傅學海

八

廣仁堂
卷百陸拾陸

之費其他正服稱是可知此皆近習獻諛初非出於

聖意而不知寸絲尺帛皆出民間雖曰地丁錢糧皆係正供然物力艱難何忍盈千累億以爲無用之飾乎近自倭仁殂逝民間傳聞內府梨園無日不有演唱

皇上親臨視聽以致

聖學多有間斷夫皇心敬肆天之休咎應之卽天下治忽之機所由判天人感應之機捷如桴鼓故自古賢聖帝王兢兢業業不敢怠荒誠畏天也丹書言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匹夫一身驗且不爽況主持天下之人乎唐元宗當開元時則治至天寶時則亂無他敬肆殊

斯用舍異用舍異斯理亂分炯戒昭然可無懼乎臣伏願
皇上刻自修省屏絕嗜好親賢遠佞勵學尊師老成宿望如
前任侍郎臣吳廷棟學術純正堪以輔導

聖躬請

皇上召置左右日夕講誦詩書勤求治道必能裨贊

聖德爲他日親政之本又如尙書臣鄭敦謹方嚴端重不宜
逕聽去任請

皇上召回任用委以軍機事務大昏服物不急者省之請

兩宮

皇太后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傅學海

九

廣仁堂
貳百柒拾叁

皇上明降諭旨各織造不必再有添辦並請飭下內外大小
臣工各自修省振刷精神勤求治理毋蹈泄沓因循之習其
有所見關繫國家利病者直言無隱以備採用所謂應天以
實不以文也臣爲國計民生起見忘其愚昧干冒

宸嚴伏乞

兩宮

皇太后

皇上俯賜察納天下幸甚

擬敬陳聖孝疏

爲敬陳聖孝事宜請

皇上俯順輿情勉圖繼述以全大孝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讀十月初二日

上諭御史沈淮奏請暫緩修理圓明園一摺現在帑藏支絀水旱頻仍軍務亦未盡蕝朕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豈肯再興土木之工以滋煩費該御史所奏雖得自風聞不爲無見惟

兩宮

皇太后保佑朕躬親裁大政十有餘年劬勞倍著而尙無休憩游息之所以承

慈歡朕心實爲悚仄是以諭令總管內務府大臣設法捐修以備

毋自欺室父集

卷五

周日新

十

廣仁堂
卷百零肆

聖慈燕憩用資頤養但物力艱難事宜從儉

安佑宮係供奉

列聖聖容之所暨

兩宮

皇太后駐蹕之殿宇並朕辦事住居之處略加修葺不得過於華靡其餘樞毋庸興修以昭節省將此明白通諭中外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孝至仁於承顏色養之中猶寓軫恤時艱之意中外臣民誰不同深欽感仰體

聖懷乃臣俯察輿情旁採士論有不得不爲我

皇上敬陳之者竊維天子之孝與常人異而事聖明之親其孝又與事尋常之親異蓋常人所以怡親不過口體之奉而已若天子則合萬國之歡心以悅其親不徒在一起居一游豫之閒也尋常之親所樂不過在晏安暇逸而已若聖明之親其所志在天下之大必有以慰臣民之望上有以繼

祖

宗之志而後其心始快不僅在一游衍一憩息之微也況圓明園庚申之燬

變興震驚

顯皇帝因而晏駕天下臣民至今有餘痛焉卽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周日新

十一

廣仁堂
貳百肆拾貳

兩宮

皇太后恐亦未能一日去諸其懷若一日暮而新之念前恥而就便安縱

皇上欲以娛

兩宮

皇太后而

兩宮

皇太后何忍一口駐蹕於其中乎臣猶憶

兩宮

皇太后保佑

聖躬垂簾聽政十有餘年手平大憝中外肅清而兢兢業業未聞稍事晏閒當髮捻旣平之後科臣某請修圓明園特降諭旨嚴加斥責竊窺

聖意蓋必將輔

皇上爲

聖祖仁皇帝使天下安富如

聖祖仁皇帝之時也

聖祖仁皇帝沖齡踐阼與

皇上同其時親禮賢儒如魏裔介熊賜履李光地陳廷敬諸

臣日御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王士玉林

十二

廣仁堂
頁百玖拾陸

經筵講求用行政之要卽在深宮亦惟披閱經史不使宦

官宮妾稍間其勤是以

聖學淵深措之事業爲萬世法黔滇閩粵一朝有變卽削平

之克復臺灣討平準部

威靈振於殊俗

臨御六十一年天下之民家給人足薄海內外悉主悉臣論

治稱極盛焉今天下雖幸暫安而邊陲軍務未息民生凋弊

隱患方深頻歲以來隱忍議和原爲休養元氣起見此正君

臣上下臥薪嘗膽之時而非肆意養安之日也臣伏願

皇上仰體

兩宮

皇太后之意厲精圖治納諫親賢將來

聖學日隆

國威益振使

聖祖仁皇帝之盛德洪功再見於今日不獨

兩宮

皇太后不言之心至此大快卽

顯皇帝在天之靈亦釋其怨悵孝孰有大於此者或臣愚昧
之見出於至誠不揣冒昧上瀆

天威伏乞

毋自欺室文集

卷五

王正玉林

十三

廣仁堂
壹百貳拾玖

皇上俯賜察納天下幸甚

毋自欺室文集卷五終

